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Samir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埃] 萨米尔·阿明 著 丁开杰等译 李智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埃〕萨米尔·阿明 著 丁开杰等 译 李智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埃）萨米尔·阿明著；丁开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2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23750-3

I. ①全… II. ①萨…②丁…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现代 IV. ①D03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7773 号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

对当代社会的管理

〔埃〕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著

丁开杰 等 译

李智 校

Quanqihua Shidai de Ziben Zhuyi

策划编辑：郭晓明 余 盛
责任编辑：李俊峰 李梦坤
封面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沂鑫
版式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 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 × 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3.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1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顾问：徐崇温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编委会副主任：邵文辉 张拥军 陈兴芜

编委（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陈学明 陈众议 程恩富 邓纯东 段忠桥 郝立新
侯惠勤 胡振良 黄 平 姜 辉 梁树发 刘同舫
鲁品越 王凤才 韦建桦 徐俊忠 颜鹏飞 张 宇
张树华 张顺洪 张一兵 周 弘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 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人民日报》，2016-05-18。

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等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③ 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绝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109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人民日报》，2016-05-18。

③[日] 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26 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近 1/5。与此同时，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五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实践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 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绝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

^①《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人民日报》，2016-05-18。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 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 21 世纪头 10 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 年 12 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理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译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从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资源的过程中，为繁荣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此外，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1 日

从全球资本主义到世界社会主义

汪信砚* 周 可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年出生于埃及开罗，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先后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曾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阿明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1970）、《不平等的发展》（1973）、《阶级与国家》（1980）、《欧洲中心主义》（1989）、《发育不良——对“全球失败”的剖析》（第二版）（2011）和《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2013）等。在国际左翼思想界，阿明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多次世界范围内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运动。2009年，他被授予伊本·路世德思想自由奖（Ibn Rushd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2011年，美国知名左翼期刊《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第5期刊登了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庆贺阿明80岁诞辰的文章《80岁的萨米尔·阿明：知人论世和巨大贡献》

*汪信砚，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Samir Amin at 80: An Introduction and Tribute)。在文中，福斯特肯定和概括了阿明在价值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研究的理论贡献。

阿明也是中国知识界非常熟悉的学者。早在1978年，《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就以《关于当代世界主要矛盾问题——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与苏联学者的论战》为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收录了阿明回应苏联哲学界批评的两篇论战文章《关于批评》和《述评一篇批评》，还摘译了阿明的《自力更生与新国际经济秩序》一文和日本学者武藤一羊的评论文章《萨米尔·阿明的论著》。从那以后，阿明的观点和文章经常见诸国内报刊，他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如《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危机》《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世界一体化的挑战》《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和《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等也相继被译为中文出版。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发表了多篇译介、评论阿明学术思想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阿明十分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甚至认为自己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①。并且，阿明本人也曾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与中国学者展开交流和对话，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2015年，阿明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主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会上阿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表达了称赞与认同。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以下简称《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是阿明1997年出版的英文专著，书中收录了他在1992年至1995年间写成的多篇文章。该书于2014年被收

^①丁晔：《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依附与危机——访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3）。

入“批判—影响—改变”丛书再版，并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撰写的“序言”和阿明所写的“前言”。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该书中译本编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出版，2013年又将其收入“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两个中译本所依据的底本都是该书的1997年英文版。在英语世界，该书出版后很快就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与肯定。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高级顾问索伦·巴勒克拉夫（Solon Barraclough）撰文指出，该书为了解阿明这位先驱式分析家关于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及其对贫困国家和穷人的影响的反思提供了简明易懂的样本，并指出阿明的分析框架比时下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清晰明白地解释第三世界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① 印度德里大学学者鲁奇·什里（Ruchi Shree）认为，由于这本著作跨领域的实质和内容，它可能会受到大量兴趣广泛的读者欢迎。^②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共7章，它们实际上是阿明论述资本主义危机的7篇文章。这7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不同的问题，却又围绕同一主题而展开，因而构成了既相互独立又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主题就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与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由于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贯穿于阿明的整个理论生涯，因此阿明在具体阐述各章节内容时多次引述自己此前出版的论著中的观点和结论。这样，《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就为读者了解阿明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全球化观点和社会主义方案提供了一个准确连贯而又简洁明晰的文本。具体而言，该书主

①Solon Barraclough, Book Reviewed Work (s):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Samir Am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998, 8 (3): 381-383.

②Ruchi Shree, Book Review,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16, 14: 411.

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首先，根据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进程和特征，作者阐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形态。在阿明看来，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向来存在，但直到资本主义出现，两极分化才真正具有世界体系的意义并且成为现代历史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通过考察 16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阿明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连续形态：（1）从 1500 年到 1800 年，资本主义属于重商主义形态，这一时期商业资本集中于大西洋附近的中心国家，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地中海世纪”^①，它主要是通过开发美洲和奴隶贸易来进行商业资本积累的。（2）从 1800 年到 1945 年，资本主义属于所谓的“古典模式”，它起源于产业革命，并因之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中心国家的核心产业体系，构建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自我中心体系为两大特征的资本主义基本形态，而且将日本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造为外围国家，从而扩大了外围国家的范围，并改变了这些国家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方式。（3）从 1945 年到 1990 年，由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自我中心国家生产体系的瓦解，上述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两个特征不断弱化，这表明了全球化正日益深入发展。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75 年，尽管世界不同地区的冲突不断，但出现了普遍性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或“繁荣时期”；1975 年开始进入危机时期或混乱时期，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4）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二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的

^①王逸舟：《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

均衡状态最终崩溃，出现了以新的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新秩序或“全球无序”。这是因为与全球生产体系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组织尚未出现，且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增长之间没有形成协调关系，而非洲等外围国家没有发展出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在阿明看来，一个国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力不能单纯以所谓的“市场客观规律”的标准来评价，而是要以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为标准。他概括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区所具有的“五大垄断力量”，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放的垄断、媒体和通信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中心区国家通过控制、操纵这五大垄断力量而限定了当前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一方面降低了外围国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心区国家运作新垄断力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就是新的两极分化的等级秩序。

其次，立足于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视角，作者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自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喊出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口号和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俨然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名词，阿明在书中多处回应了这一话语：第一，阿明辨析了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导致的内在的、抽象的客观趋势和必然结果，而发展概念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是指人们按照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或效率等预先设定的标准去评判结果（参见本书正文第 16 页。以下所注明的均为本书页码）。或者说，“发展的概念是建立在社会计划（不限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计划）、价值取向、世

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基础之上的”^①。这一看法体现了阿明对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②及其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话语的拒斥、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等目标的关注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重视。实际上，阿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下的全球化，尤其是它对外围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离发展概念所预设的目标如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平等相去甚远。第二，通过分析二战后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因，阿明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方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开放会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会使包括工人和底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按照他们的逻辑，只需要把国家当作市场来管理，遵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减少对资本流动的干预，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此，阿明指出，中心国家凭借五大垄断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有力驳斥了“市场自我调节”这一纯粹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他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内容，它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都建立在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同它的政治及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中心民族国家的空间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第36页）他还认为，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主要是因为他称之为“三大事业”“三个子系统”“三种标准模式”或“三大支柱”的因素，即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劳资关系妥协而实行的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政策、在东方国家实

①[法] 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载《西亚非洲》，1998（5）。

②在《自由主义病毒》一书中，阿明集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起源、社会观、准理论依据以及所遇到的挑战。（参见[埃] 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行的苏维埃化，以及在亚非拉万隆集团中的不结盟国家中的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这些相互补充的因素都是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对资本单边逻辑的抵制，由此而创造的权力关系明显有利于工人阶级。换言之，支撑了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的是通过政治发展而调整的阶级关系，而不是资本扩张的单边逻辑。正因如此，阿明概述并批评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等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长期实施的政策和新近提出的经济管理方案。他认为，这些国际机构在自由贸易之类说辞的伪装下，不遗余力地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实际上维持了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垄断力量对市场的控制。

最后，作者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所激起的回应，探讨了真正能够解决危机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趋势表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存在。进一步而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指从生产中所获得的利润无法转变为有效的盈利性投资形式。“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利润不能找到新的充足而有利的渠道去拓展其生产能力。为了避免发生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大规模惨痛的金融体系崩溃现象，需要对危机进行管理，管理的办法包括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等。”（第 104 页）无论是中心国家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围绕这一政策而制订的方案，都是为了确保资本赢利的短期逻辑而进行的应急性调整。在阿明看来，这些政策和方案的战略意图都是“管理危机”，是通过“市场”对危机进行“管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决”。他说：“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在不断全球化的空间中进行经济管理，同仍然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不断发展，而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这个矛盾。可能的出路依然要么是（全世

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第25页)可见,在理解与思考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时,阿明不仅重视考察资本扩张的单边逻辑与反抗这一逻辑背后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而且始终关注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书中对下列问题的具体讨论,无一不是围绕这一矛盾来阐述替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方案。

在谈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时,阿明回顾并评论了近年来出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建议,主张推动“从全球化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转变的整体实现”(第48页),并且提出了“多中心的区域化”这一替代性图景以及实行这一计划的行动顺序(第49页),即所谓的“多中心的世界”框架及其要点(第114页)。对于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兴起的以集体社会身份的觉醒为标志的种族主义,阿明同样从资本积累运动的角度做了分析。他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资本力量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其结果是一旦系统的结构性危机发生,就会伴随以合法性丧失、国家解体、种族运动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为标志的政治危机。他指出,资本主义主导力量采取的危机管理方案是公然操纵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民主,从而分裂外围国家,达到维系强权国家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与此不同,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替代方案则是“可获得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全球化并赋予它人道的、世界主义特点的方法”(第83页),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通过尊重多样性和统一起来的行动,建设民族的和民众的民主联盟,从而真正解决种族问题。此外,阿明还具体考察了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二战后欧洲共同体实现了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但欧洲的经济一体化仍然局限于建设以自由贸易区为目标的准统一市场,尚未实现以欧洲生产体系取代以往的国家生产体系,也没有为被剥夺地区提供有力的援助。阿明批评欧盟委员会、